

## 晋风流韵桃叶渡

邱祖晖

这是个渡口，河里碧波荡漾，两岸桃树成行，桃花灼灼。这是桃叶渡，秦淮河上的一处古渡口，我想象的画面也是传说中它得名的原因之一。

从夫子庙门口出发，一路朝慕名已久的桃叶渡寻去。没多久我就站在了一处小院落门前，大门上横挂一个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古桃叶渡”。这个老宅原来是吴敬梓的故居，后来成了桃叶渡遗址公园。走进院内，但见回廊九曲，绿树成荫。曲曲折折的小径边立着一块“桃叶渡”石碑。再走几步，便有一牌坊耸立，两边石柱上各刻一句楹联：“细柳夹岸生”，“桃花渡口红”，横批是“古桃叶渡”，背面还有两句“楫摇秦代水，枝带晋时风”。

沿着牌坊后的石阶缓步而下，便到了碧水西流的秦淮河边。岸边的石壁上刻有“桃渡临流”的字样。这个渡口原来叫“南浦渡”，为什么又叫“桃叶渡”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 到部队好好干

岳立新

尽管对军营的热爱和向往早已在童年萌芽,但真正下定决心报名参军,却是因为命运的机缘: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挣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似乎只有两条路,考学不成,则只有当兵一条路了。那年没考上大学,镇里搞征兵宣传发动时,我便偷偷地报了名,直到入伍通知快下了,我才告诉母亲。母亲叫武成银,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大概是外祖父有着“望子成金,望女成银”期盼的缘故吧。母亲知道我的性子,没有阻拦和更多的责怪,只是喃喃地说:“你没出过远门,娘怕你受不了苦。”

离家出发的那天,母亲往我挎包里塞了十几个煮熟的鸡蛋,让我在路上吃,还一直默默地跟在身后送我。临出村口,母亲越过欢送的人群,突然拉住我,一边给我整理身上的新军装,一边平静地对我说:“娘都问过了,当兵这条路光荣,到部队好好干!”母亲一脸不舍的表情,但目光中透着坚毅。

一路上,我一直琢磨着母亲的这句话。母亲一定是问过不少人才这样说的。到部队后,我隔三岔五地给家里写信。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父亲每次读给她听后问有什么话要回,母亲也只是说:“叫娃儿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我牢记母亲的话,在部队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第一年便立了三等功,第二年就当上班长入了党。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答说:“我家娃出息啦,没给咱岳家丢脸,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义务兵的三年里,我只休过一次假,那是父亲拍来电报说母亲病了。当我心急如焚地赶回家,激动地来到母亲的床边喊了一

“书圣”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有一个爱妾叫桃叶,她家住在秦淮河的南面,每次回家省亲的时候,需要渡过秦淮河。当时的秦淮河河面宽阔,风浪比较大,王献之担心桃叶,常常到河边迎送,并且还为她写了一首《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据说桃叶还和了一首:“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东晋名士与爱妾在秦淮河上的一唱一和,秦淮河的波涛里就荡漾着郎情妾意。从此这个渡口名声大噪,久而久之南浦渡就变成了浪漫的桃叶渡。

我身后的墙壁上饰有一铁铸的桃叶像,头绾云鬟,手握团扇,衣袂飞扬,立在波浪翻卷的船头。河对面的一座牌坊下,伫立着一座塑像,面目清癯的王献之袍袖飘飘目光灼灼,正焦急地等待着。

人到中年,已经名扬天下的一代名士、大书法家,为何对一个妾室如此地在心在意?这可能与他

声“娘”时,母亲眼里一亮,颤抖着伸出手来,摸着我的脸缓缓地说:“娃呀!你怎么回来了?”扭头就埋怨父亲:这点小病躺两天就好了,还告诉娃干啥?娃现在是部队上的人了,多忙啊!

原来,那年老家庄稼招虫灾,为支撑这个家,父亲一直在外奔波,要强的母亲硬是一个人背着二十多斤的喷雾器给家里十多亩庄稼打药,虽然最终赶走了虫害保住了庄稼,母亲却累倒了。怕耽误我工作,母亲还嘱咐父亲,不让我告诉我。听着父亲的叙述,我的心里一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休假陪伴父母的日子总是很快,假期到的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娃呀,娘这身子骨硬朗得很,以后也会自己注意的。你就放心去吧,到部队好好干。”

自那以后,家中的回信总是有我惊喜的内容,不是今年小麦丰收了,就是家里添置电视机了,再就是妹妹学习拿第一了等等。当兵第七年,已经是二级士官的我被作为优秀士兵保送进了军校大门。

这条路光荣,到部队好好干。成家后,我切身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辛,更懂得了母亲跟我讲的这句话。当兵近二十年的日子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它总是激励着我要坚持不要放弃,要振作不要气馁,要坚强不要懦弱!

母亲一生艰辛,没有文化,平时言语不多,但她忠厚老实、持家勤俭、为人正直,深得乡亲们敬佩。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母亲在一起的细节渐渐有些模糊,但她的“参军这条路光荣,到部队好好干”这句“名言”,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就像昨天对我说的那样清晰。

## 孝子

黄红坤

李国强是一个孝子,在李家镇是出了名的。他在省城一家大企业工作,工作很繁忙,但无论多忙,每年都会在他娘生日那天,回家给她做一碗寿面。

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李国强没回家给他娘过生日,大家都理解。后来,疫情算是过去了,他娘生日,李国强肯定回家,大家这样想。

算着日子,他娘的生日快到了,李国强媳妇早早准备好了寿面,问李国强什么时候动身回老家。李国强不紧不慢,走向阳台,吹着夜风抽着烟,仿佛心里没有打算。

“今年不打算回?有三年没回了。”他媳妇走过来,拿开了他嘴里叼着的快烧到他那干瘪嘴唇的烟头。

“嗯,这段时间工作忙着呢。”李国强将烟拿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吸着。

“路程可不近,得提前准备,可别错过了。”

“我有分寸。你在家等我我就是。”李国强重新点燃了一支烟。

媳妇走后,李国强却掐掉烟头,对着自己的嘴又恨又轻地打了一掌,“怎么又抽上了?这烟可稀罕着呢。”

第二天,李国强下了班,满头大汗赶回家,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媳妇催他去买东西,他竟然说,要去趟理发店理一下头发。

媳妇笑他,就回趟家而已,当年相亲也没见你这么认真。李国强笑

笑,不说话。当李国强从理发店回来,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照着镜子,他满意地笑了。

出发回家前,李国强换上一身干净正装的衣服,那是前几年买的,还新得很呢。“走,咱回家给娘过生日去。”两口子提着大包小包出了门。

辗转几趟车,回到了李家镇。他娘见李国强回来,嘴巴颤颤巍巍,拉着李国强的手左看右看,像是有几辈子没见。大伯在旁边说李国强比几年前更年轻了,看来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嘛。他娘也很欣慰,说:“他们都说疫情后城里过得可难了,看到你,比以前还精神,我就放心了。”

李国强有点不好意思,说,“娘尽管放心,我肯定是过得好的。”

大家都附和,说他娘好福气,瞧国强都四十多了,连根白头发都没有,肯定是过得好的。

他娘听了,快七十岁的人竟像个孩子一样,笑得合不拢嘴。

李国强说:“我过得很好,娘放一万个心吧。”

这时,邻村的王伟来找李国强大伯的闺女,他俩前段时间相亲认识的。王伟进门就听到了大家在羡慕李国强黑发满头。当李国强见到王伟时,他惊呆了。

一年前,李国强所在的企业倒闭,他找工作到处碰壁,一年来白发疯长,后来他干脆去送外卖。王伟在发廊工作,他经常订外卖,而李国强的黑发正是他给染的。

的婚姻变故有关。

当年王献之丰神俊秀、才华横溢,他的表姐都道茂性情温婉、颇有才学。他们的婚姻真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情意无限。然而好景不长,这段幸福的婚姻却被公主插足!

新安公主司马道福,是晋简文帝的第三个女儿。她先是嫁给了大司马桓温的儿子桓济,后来桓济参与谋反被流放,司马道福就与桓济离婚,准备再择佳婿。魏晋时期,人们崇尚自由,在男婚女嫁上没有后世严格的礼法限制。司马道福早就崇拜风流倜傥、能书能画能诗的王献之。于是她仗着公主的身份,仗着太皇太后对她的宠爱,以皇家的名义对王献之施压。公主嫁过去是不可能做妾的,那就是要王献之离婚!

王献之与都道茂相亲相爱,怎么可能轻易离婚?王献之屡次抗拒,甚至不惜自残,然而新安公主是铁了心地非王献之不嫁。王家再是豪门,又如何与赫赫皇权相

抗?于是王献之迫不得已地忍痛割爱,与恩爱的妻子分离,可怜都道茂离开王献之后不久就郁郁而终。

王献之与司马道福成婚多年后才生下一女,此外再无子嗣。为延续香火,征得公主的同意,王献之四十一岁娶了一名小妾——桃叶。他对桃叶非常宠爱,或许在她身上,他又看到了都表姐的影子。然而,伊人已逝,柔情不再,加上“炙足”留下的后遗症,王献之身心俱伤,于四十三岁时病逝。一代名家“小书圣”追随着都表姐的情影,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给我们留下了《鸭头丸帖》《中秋帖》等书画精品,留下了温情浪漫波光粼粼的桃叶渡。

我坐在临河的碑廊下,石碑上刻着王献之的《桃叶歌》,还有当年他学书法时的轶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太”字的故事。一艘游船从我眼前缓缓驶过,“秦代水”在船尾打着一个个漩涡,又缓缓地复归平静。



### 邳州时光隧道

胥明虎

风寻找季节， 银杏说： 我就是秋。	你皆是路过。
霜寻找染色， 银杏说： 我就是果。	雪寻找坚守， 银杏说： 我早已成千年打坐。
雨寻找过往， 银杏说：	天空寻找金黄时发现， 你就是那一抹 最亮的色！

### 节日诗笺(二首)

大吕

中秋致远	端午、诗或远方
被人惦记着是多么幸福 微信中你的问候已经抵达 杂乱的秋天已走过一半 多像你奋斗的人生 谢谢你还记得我 今晚月亮升起的时候 那被无数次写进诗歌的天体 将再次被我吟咏 月的清辉浸润大地 我的祝福缓缓升起	一年一度，又至端午 这个日子是诗人的专属 门前的艾草，盘中的粽香 最美的诗句不必写出来 你是我的远方，也在我的心底 谢谢你让我心中有诗 谢谢你允许我，在心中 摆一张你的专属座椅

### 桥上的小摊

刘金花

桥上的小摊又多了两个  
一个用大大的宋体说它叫烧饼  
一个喇叭里喊着叫花鸡  
除了卖水果的  
其他的小摊如水一样  
一会被推来  
很快又被汲走了

桥很想挽留  
也想他们早点回家  
特别是寒冬的深夜十点  
年轻的妈妈  
带着三岁的孩子  
仍在卖着涂满奶油的蛋糕  
桥用力地帮忙吆喝  
但无人听见

## 香樟知我心

沈亚

我家老屋后面,长着两棵香樟树。香樟树的枝头缀满浅黄绿的小花。远远望去,阳光映照,点点灰白,仿佛尚未消融的残雪。站在树下,微风吹拂,枝叶婆娑,花香隐隐。香樟树那种特殊气息,陪伴着我在老家度过二十多年光阴。

在我出生后的次年,父亲就栽下这两棵香樟树。我上幼儿园时,香樟树像吹气球似的,噌噌疯长,大有捅破天的架势。等我读小学三年级,香樟树已冠顶如盖,高逾屋脊,粗若盘口。但自此之后,香樟树似乎不再长高。我问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上初中前,我的身高远不及同龄孩子。父亲面对我的提问,脸上露出调侃的笑,比画着我的身体说:“香樟树比你还小,长得可高了,以后我也会像香樟树!”大家哈哈一笑。然而,没有人知道,那时这两棵香樟树,维系着我心里对成长的渴望。

在农村,随便哪一棵树上,都有可能看到鸟窝。但香樟树上,我从未见过。香樟树气味独特,防虫、防蛀、防霉,鸟儿不喜欢那种味道,一般不会选择在香樟树上筑巢。这对从小就迷恋鸟窝的我来说,算是不大不小的遗憾吧。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闻到香樟树的气味,总能在瞬间激活思乡之情。

父亲“说话算数”。上初中后,我的身体开始拔节,可两棵香樟树却未曾长高,倒是树干慢慢变粗,树叶也宽厚了许多。我喜欢坐在香樟树下,听风儿吹动树叶的声音。微风轻拂,“沙沙”有声,好像朋友间亲密的耳语;大风飞扬,“哗哗”作响,仿佛在为我的成长拍手。

有恋家情结的人,觉得老家的一切,都是有灵性和生命的。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畅想:这两棵香樟树,肯定也在牵挂着我。若不然,每次

## 苹果寄乡愁

潘朝红

收到哥嫂从老家寄过来的苹果,满满一大箱。老公把它一搬上楼,我就迫不及待地拆箱,洗了一个放嘴里啃。嗯,清脆多汁,满口甘甜,是久违熟悉的味道。一吃苹果就想家,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它藏在北方的一片群山之中。那里土地肥沃,日夜温差大,是苹果的绝佳适生地。年轻时的父亲,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其他移民一样,在那里落户深耕,满山遍野种植苹果。从记事起,大山和苹果园就是我心中不可分割的家园。

种苹果辛苦,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活。父母日日在果园里操劳,我们兄弟姊妹就在树下玩耍。春天,疏落的苹果花,一层层铺满地面,在树下拣花、玩花是年幼时最着迷的事情。夏天,苹果树叶日新茂盛,我透过树荫看天空,看强烈的阳光打在树叶上变得温柔,看碧绿的小果子在树上东躲西藏。一入秋,果子成熟了,我们也貌似一起长大了,大人们采摘苹果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跑前跑后忙活。爬到树上够枝梢的果子,搬运,分拣,再把一筐筐黄灿灿红彤彤的苹果,小心翼翼放入篓子。父亲开着拖拉机,小一篓篓苹果还有站在篓子缝隙里的我们拉回家,我们一路欢笑着,父母亲的脸上也溢满了笑容。

苹果的品种有很多,花期和成熟季各不相同。最早期成熟是金冠,它刚下树时,碧绿,鲜脆,酸甜可口。放一段时间,颜色变得金黄,果肉也变得绵软,咬一口醇香。还有红星,果身体片红或条红,刚开始脆甜,放些时日颜色越发的红润,果皮虽然还硬着,但咬下去,果肉已成果泥,像久酿的老酒,香气扑鼻。所以它还有另外一

看到或想起它们,我的心里怎会漾动无言的亲近?香樟树干粗糙而坚硬,每当抚摸它们,我都会感到避风蔽雨般的踏实。

那年夏天,雨水是苦涩的。高考失利,就像世界崩塌,我变得郁郁寡欢,喜欢一个人呆着。更多的時候,我就坐在两棵香樟树旁边,久久地盯着它们出神。我沉默,香樟树也沉默,好像时间也静止了。以往欢腾的树叶,似乎失去了快乐,一片片无力地低垂着,仿佛挂满了重重心事。

一天下午,天气突变,狂风裹挟着雨点,砸向大地。我坐在原地没动,任凭风雨疯狂抽打身体。此时,两棵香樟树却骤然亢奋起来:偌大的树冠,随风倾斜,忽东忽西,无惧被折断的枝条、吹落的绿叶;风力稍有减弱,树冠重又恢复向上的姿态。而扎根在泥土里的树干,始终稳如泰山,岿然不动,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

看着搏风斗雨的香樟树,我心里突然生出感触。香樟树没有说话,却又在这场暴风骤雨中,实实在告诉了了我什么,令我有如醍醐灌顶。回家后,我笑着对父亲说:“我要复读……”父亲反复抚摸我的额头,确认一切正常,惊喜得连声说“好”。

时光厚重的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惦记的两棵香樟树一直都挺立在那里。从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抽出点儿时间,在香樟树下坐一坐。虽无言语交流,但我一直相信,我们都懂对方的心思,那是二十多年相处的灵犀和默契。

终于有一天,两棵香樟树倒下了。它们生长的地方,位于老屋后的潮水河旁。那年梅雨季节,连续数周大雨,河水汹涌冲刷,堤岸大幅坍塌,香樟树失去了生长的依托。

那天,我特地回老家,看着躺在河水里的香樟树,心头不禁涌起无尽的伤感。现在,我写香樟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那段文字,很契合我此时的心境:在我家屋后,有两棵树:一棵是香樟树,另一棵也是香樟树……

个名字叫红香蕉。再接着,华冠,国光,富士也排着队到了采收季。富士最受人们青睐,因为它色泽鲜艳,颜值最高,再加上它甘甜多汁,还耐储耐运,销路最好。所以,家家户户都数富士种得最多。从初秋到初冬,采摘完了富士,轮到最后成熟的秦冠,初雪也跟着来了。被雪覆盖过的秦冠果,冰凉中透着微甜,别有一番滋味。

物质贫乏的年代,一年大半天光里都有苹果吃,年少的我感到幸福又满足。除了现摘现吃,我们的苹果还有多种吃法。母亲把苹果去皮切块,煮进小米粥里,那顿的粥我能多喝两碗。哥哥不知从哪偷来的“秘方”,把苹果块裹层面粉,用油炸至两面微黄,再放入烧得冒泡泡的白糖里滚一下,美其名曰:拔丝苹果。苹果竟有这么高级的吃法!我和弟弟疯抢着。大雪纷飞的冬日,全家围着一盆炭火唠着嗑,这个时候,丢几个苹果进去,待汁水冒着热气顶开果皮,我们人手拣出一块,搓开苹果被烧焦的皮,咬一口热乎乎的肉内,瞬间温暖从唇间暖到胃。等吃到里层,未烤透的果芯还保留着它最初的样子,冰凉中带着甘甜。再啃,丝丝清凉,沁人心脾。一热一凉的体验,映衬着雪天,妙不可言。

我们依傍着大山,苹果滋养着我们。毕业后,虽然我和弟弟都在外地工作,但对家乡的苹果依然割舍不下。哥嫂最懂我们,每一年的丰收季,家乡的苹果隔着千山万水,他们都给我和弟邮寄过来,从早秋到深冬,每个品种都不曾落下。一箱一箱的苹果连接着我和那片大山,传递着千丝万缕的甜意,还有那永远剪不断的叫作乡愁的情愫。

### 秋日农庄行

蒋开颜

秋日寻胜境， 乘雨赴农庄。 残荷擎露， 缤纷云叶漾心房。 转眼雨歇云淡， 白鹭飞徊柳岸， 陇上韵杳忙。 榴红霞燃柿， 橘子正青黄。	煦风暖，碧水皱。 沐秋光，身舒意畅。 疏径篱落嗅幽香。 两两三三农舍， 雁影芦荻摇曳， 淡淡倚斜阳。 军旅铿锵意， 抖撒启新航。
---	---